

尹公公

孫孫

文龍

龍子

子注子



Z121

1
:0577公

60629

孫

龍

子

公孫龍撰
謝希深注

中
華
書
局

公孫龍子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子彙墨海金壺守山
閣叢書皆收有此書
子彙時代較早故據
以影印

公孫龍子

名家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

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

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謂白馬爲非馬也白

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

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

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

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爲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爲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

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
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
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
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
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馬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
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
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
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
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

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
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
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
各因其材而用
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
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
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
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
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
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
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

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

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闢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

論而齊彼我之謬故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

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喻萬物

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

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曰有白馬不可謂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

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

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

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

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

矣

如黃黑馬亦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

矣君旣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曰以馬之有
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
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曰馬固有色故有白
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
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而如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
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
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
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
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
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
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
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
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
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

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
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
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
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

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

黃馬乎賓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
曰未可也

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

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

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而獨

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

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

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

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對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

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
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
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曰白
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
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
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
矣忘私以觀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取於
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
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
衆馬各守其

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靖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背疎則疎者叛矣疎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虚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疎而無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舍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非混一歸於無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故曰而非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

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
可謂之指乎？物皆妄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
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適故強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
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非指
之物莫不。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不
妄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不
可謂指者，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
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
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

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

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

兼不爲指

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以有

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

不爲指謂指也物適指故

未可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

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

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

指也

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非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

是非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夫謂之指者非無指

人也指故非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

指也